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术资助项目

民间信仰与民俗生活

主 编 邢 莉

副主编 林继富 苏日娜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间信仰与民俗生活/邢莉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81108-573-0

I. 民… II. 邢… III. ①信仰—民间文化—中国—文集
②风俗习惯—中国—文集 IV. B933-53 K8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4137 号

民间信仰与民俗生活

主 编 邢 莉

责任编辑 冬 日

封面设计 布拉格工作室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4. 75

字 数 37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573-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邢 莉

何谓民间信仰？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发生什么样的联系？这是民俗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民俗学者始终关注的问题。民间信仰是一种普遍的民间文化现象，也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文化现象。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就会有民间信仰存在。但是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无信仰的国家，事实上中国流淌着一条民间信仰的长河，这条长河有多长？关于神话的一组论稿回答了这个问题。《蒙古族与藏族山神信仰的比较研究》、《中亚狼和乌鸦信仰习俗及神话传说比较研究——以阿尔泰语系乌孙和蒙古的事例为中心》、《鄂温克族神话和鄂温克族的民间信仰》等文章说明在我国多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民族的神话蕴涵着深刻的民间信仰。初民社会的宗教以鬼神崇拜和巫仪活动为先民信仰中心，久远的神话就是民间信仰的产物，它伴随着初民的生活，是人类第一颗智慧的果实。

民间信仰存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有人类就有民间信仰的存在，它是人类最为古老的信仰之一。民间信仰的研究有何意义？从古至今，民间信仰伴随着各民族的生活，而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却一直难以有所突破。新时期以来，民俗学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几本新出版的民俗学概论都涉及到了民间信仰。之后一批研究民间信仰的较高水平的专著，冲破了以往学术研究的禁区，触及了民众生活领域的底层文化的精神层面——民间信仰的

研究。早在 15 年前，刘锡诚、宋兆麟、马昌仪主编的《中华民俗文丛》所包括的 20 本专著拓宽了民间信仰的研究领域，是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的一套丛书。主编以这套民俗文化学丛书“来弥补中国文化建设和国学研究中的薄弱领域，并向新一代的中国人展示自己民族的源远流长、色彩缤纷的民俗文化传统，增强读者的爱国爱家之心和民族的向心力”。可见民间信仰是民俗文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何谓民间信仰？“它们是从人类原始思维的原始信仰中不断传承和变异而来的民间思维习惯的习俗惯制。这些民间思维习惯的习俗惯例，受到人们的信奉，甚至成为支配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重要因素”。（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民俗信仰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民众生活中的民俗与民间信仰紧密相关。日本学者渡边欣雄对民间信仰（渡边先生称为“民俗宗教”）做了这样的梳理，他认为民间信仰“是沿着人们的生活脉络而编织的宗教，以既存的生活组织（例如家、亲族、宗族、朋友、地域社会等）为母体的宗教……民间信仰是扎根于生活上的禁忌、神话、传说，以及乡土之中的民俗性的世界观。按照生活的节律即年中行事和人生礼仪的过程，惯性地举行人生宗教礼仪的一系列过程”。这样的表述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民间信仰不止停留在初民社会，也与现代宗教存在很大的差别，它是从世俗生活中的信仰特征来理解民间信仰的本质。

信仰是所有宗教的核心。与其他宗教信仰相比，民间信仰具有什么特征？我们认为民间信仰与正统的宗教信仰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相比较，具有生活化和民间性特征。民间信仰是民众日常生活行为之中的信仰传统，信仰与民俗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信仰自上而下地干预民俗生活，成为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民间信仰是依托于民俗事象而存在的，没有民俗事象就没有承载民间信仰的载体。民俗也在自下而上地渗入民间

信仰之中。借助在人类社会中的民俗，民间信仰成为一种“活形态”的存在，民间信仰被称为“古代风俗的储藏库”。《丧葬仪式：村落人际关系网络的梳理和强化——一个哈尼族老者丧葬的调查报告》对哈尼族古老的丧葬仪式进行了实地考察，作者对“丧家”、“本家”、“外家”等在丧葬仪式的不同文化圈进行了表述：从民众的信仰看来，死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的延续，生而死，死而生，构成了循环的生命圈。《作为家庭祭祀与村落祭祀的节日——大理镇龙龕村“七月十四”调查报告》讲述了龙龕村“七月十四”的节日活动以祭祀为核心形成了家庭祭祀和村落祭祀两个祭祀体系，二者相互关联、互相补充，形成了一个完整而稳定的祭祀系统。民众的人生态度和哲学观通过民间约定俗成的礼仪形式表达出来。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水乳交融、相生。

民间信仰的产生与民俗的产生息息相关。正是因为民间信仰凝聚在民众生活中，是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生活的精神烛火，所以民俗惯制一旦形成，民间信仰即在民俗生活中保留下来。从古至今，不同族群、地域的人们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迁，但是作为底层文化的民间信仰不仅没有消失，还以各种各样的活形态表现出来。论文集的各位学者特别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师生对此进行了调查和研究：例如《蒙古族与藏族山神信仰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山神信仰在当下藏族的祭祀“拉资”及蒙古族祭祀敖包仪式上的活形态。中国多个民族的端午节的起源是在学术界是难以追溯的问题，《民俗宗教的复合形态——湖北省黄石市“西塞神舟会”调查报告》描述了每年阴历四月初八到五月十八为期40天之久的民间祭祀活动，为研究端午节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当然在大传统文化的冲击和碰撞中，民间信仰的小传统依旧保持了其顽强的生命力。《“借名制”：民间信仰在当代的生存策略——烟台营子村关帝庙诞生的民俗志》这篇文章描述了

烟台营子村关帝庙的诞生所采用的“借名制”策略。大小传统在村落社会互动的空间里彼此影响，共同塑造村落民众的文化选择。民间信仰与民众的生活融合在一起，“民众的生活是在民间信仰的逻辑中进行的，而民间信仰则是在生活的逻辑中展开的。”（任丽新：《汉族社会的民俗宗教刍议》）而“民俗化”了的民间信仰在婚丧娶嫁、节日礼俗中尤为显著。对灶神的信仰在今天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春节期间对灶神的依恋却深深植根在民众的心里，城市居民的灶台已经大大地变样了，祭祀灶神的活动已经不存在，但是仍旧有过小年习俗的遗留。《玉溪米线节深层结构分析》研究了玉溪米线节深刻的象征含义，具有特定的表层和深层象征结构。米线节迎请土主的仪式实际上是一个全民模拟巫术。正是这个巫术象征构成了米线节的深层文化结构，它以旺盛的传承力推动节日的延续和发展。正当国外的情人节在中国传播的时候，《甘肃西和乞巧文化资源的赋存与政府利用》一文调查了牛郎织女传说在甘肃西和的活形态。每一种民俗的演变与发展都是民众自己文化选择的结果。随着政府的大力提倡，“牛郎织女”传说与乞巧活动融为一体，成为西和乞巧风俗传承的必然趋势。民俗形成于民间，作用于民间，也反作用于社会。不仅中国节日存在着民间信仰的文化内涵，韩国的民间节日中秋节亦如此。从历史深层走出的民间节日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波兰戏剧大师格洛托夫斯基有一句名言：“生命之流必须在形式中呈现。”生命载体的生动性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显得格外鲜活。“在对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对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中，特殊的民间节日对应着一个民间群体，民俗活动展示了这个群体的文化共享的深度，其中包括人们对表演规则和图式的期盼和共享。”（孟慧英：《西方民俗学史》）民间信仰作为一种表达文化并非存在于个人的生活之中，个人的信仰只有融入村落或社区信仰之中，也就是说个人的信仰只有在其他民众的共同遵守下，只有沉淀在民众

的集体行为中，才具有意义，才能强有力地维护乡村的内在秩序和文化规范。

许多学者研究民间信仰的特征，往往总结为原生性、多元性，我认为中国民间信仰的最大特征是民间性和生活化。本书定名为《民间信仰与民俗生活》，旨在把民间信仰还原于生活，将民间信仰作为理解民众生活、民间社会的一种思维方式。本书除了一部分深层的理论文章外，还特别注重个案的研究、注重来自于田野的调查结果，这也是众人通过身体力行对民俗学学科所做的贡献。

如何评价民间信仰？我在《观音信仰》一书中说：“观音信仰是中国人的智慧创造。观音信仰是一种虚构的幻影，这种幻影一旦人们信以为真的时候，它就无限丰富，无比多彩，占有无穷的空间和时间。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有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就有成千上万个观音。面对现实，中国人用他们的‘诗性’智慧获得了一种超验的钦慕。信仰过程中蕴涵的文化结构和社会意义构建了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及博大精深。”这就是民间信仰存在的原因。

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博士点的建立和成长得到校、院两级领导的关注和支持，分别于2005年12月和2006年11月承办了“东北亚民间信仰学术研讨会”和“神话与民间信仰学术研讨会”，全国各地10余所科研单位和著名高校的40余位学者以及日本学者参加了会议。本论文集以两次学术会议论文为基础编辑而成。在此，鸣谢参加会议的中外学者，也期望将来有更多的交流机会。

目 录

-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信仰 王文章 (1)
- 文化多样性下的民间信仰 喜饶尼玛 (4)
-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神话 白 薇 (6)
- 民间信仰与神灵世界
- 中俄民间叙事中的鬼怪世界 刘魁立 (8)
- 关于民间信仰和神秘思维问题
- 兼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问题..... 刘锡诚 (16)
- 蒙古族与藏族山神信仰的比较研究..... 邢 莉 (33)
- 鄂温克族神话与鄂温克族民间信仰..... 汪立珍 (52)
- 中亚狼和乌鸦信仰习俗及神话传说比较研究
- 以阿尔泰语系乌孙和蒙古的
- 事例为中心..... 那木吉拉 (61)
- 阿尔泰比较神话学..... 毕 杼 (79)
- 试分析《江格尔》与《荷马史诗》中神的形象..... 王卫华 (93)
- 民俗宗教与国家的民俗政策 周 星 (104)
- 谁能让生活停止流动
- 梭嘎生态博物馆的研究与思考 方李莉 (114)
- “借名制”：民间信仰在当代的生存策略
- 烟台营子村关帝庙诞生的民俗志..... 王志清 (128)
- 民俗知识的动态
- 研究..... [日] 渡边欣雄著 梁景之译 色音校 (139)
- “二河白道”与巫术 [日] 日向一雅 (151)
- 宝卷研究的民俗学路径 尹虎彬 (155)

紫姑信仰流变研究	林继富 (172)
试论岭南洗夫人信仰	蒋明智 (192)
试谈民族习俗的教育作用	刘正发 (211)
蒙古族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状况	
——以内蒙古呼和浩特为例	苏日娜 赛尔格 (221)
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感光型族源传说比较研究	包海清 (231)
神的名义与族群意志	
——南方民族神话对早期社会内部的规范	刘亚虎 (248)
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乌麦信仰现象	孟慧英 (263)
民间宗教与民俗精神医术	
——以萨满治病仪式为例	色音 (275)
民俗宗教的复合形态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神舟会”调查报告	宋颖 (288)
丧葬仪式：村落人际关系网络的梳理和强化	
——一个哈尼族老者丧葬的调查报告	白永芳 (304)
丁村丧葬习俗的田野调查报告	韩国英 (324)
人生仪礼与女性社会角色转换	
——以河北省LY县QD村为例	李伟立 (338)
玉溪米线节深层象征结构分析	黄龙光 (355)
湘西苗族“四月八”节日传承研究	王雪 (376)
蒙古族现代“那达慕”辨析	张曙光 (386)
韩国秋夕的社会文化内涵、功能及传承意义	林宣佑 (397)
作为家庭祭祀与村落祭祀的节日	
——大理镇龙龕村“七月十四”调查报告	张翠霞 (410)
黄河中下游地区城隍信仰的历史沿革	季诚迁 (433)
甘肃西和乞巧文化资源的赋存与政府利用	
——兼谈民间叙事与官方叙事的差异性	罗华娟 (448)
编后记	(46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信仰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 王文章教授

尊敬的喜饶尼玛副校长、白薇院长、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

上午好！

今天，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神话与民间信仰学术研讨会”，我想这一次学术研讨会从它的意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也就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 50 年来很多项目的保护，即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保护，包括一些重大项目如“十大文艺集成”等开始进入了一个整体性的全面保护的阶段，这就是我们国家党中央、国务院、中央领导的很多批示，国务院发布的几个文件，要求对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切实的保护。而且从采取的措施来看，包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公布，这些都说明了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整体、有序的保护阶段，虽然我们全面的保护意识和国家采取的全面的保护措施，包括一些政策性的文件的公布，都还处在探索和完善阶段，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还有很多从思想上、学术上可以加以深入研究和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属于神话与信仰的项目就很少，几乎是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些领域，我们对于这些项目的重要性，它的价值、它的意义的认识还不太清晰，或者是还不够。那么我们举办“神话与民间信仰”这样的研讨会，研讨和认识这些民族的宝贵遗产，我想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有幸应邀参加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的这次研讨会感到非常高兴。我

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研讨会的召开致以衷心的祝贺。

中央民族大学是我们国家在民族教育方面最权威最重要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里汇聚了我们中国这方面的可以说是最优秀的一些教授和学者。这里很多的学者，像祁庆富先生、邢莉教授，还有其他很多专家，多年来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进行了愉快的合作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对于这些我们是非常感谢的。刚才喜饶尼玛副校长也提到关于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我们十多年前一起到过西藏，对于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有共同的认识。十多年之后我们又见面了，而且是在研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样的场合下见面，我感到非常高兴。借这个机会，我谨对中央民族大学对中国艺术研究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的支持，以及对我们一起共同关注的事业，应该说是人类的共同事业的热情、积极的参与表示感谢。

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个大学的教授、学者来参加会议，这些都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我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大家在学术上、在实际保护工作上能互相协调，形成一股和谐的力量，这是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神话与民间信仰”这个我们大家认识尚不清晰的领域里，以及其他一些方面，做一些深入的研究是很重要的，这些就只有靠我们学者的参与来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说是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像神话与民间信仰又是与人们生活方式中精神的支撑、情感的支撑紧密联系的。这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里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包括中国艺术研究院，我们一直想在这些方面做一些深入研究。我们以前召开的几次国际性的和国内的学术研讨会都把这一方面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但

是因为议题比较多，研究得还不够，所以我想这次研讨会能够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的研讨，一定会给我们关于这方面的整个认识的提高提供一些很有价值的借鉴。谢谢各位！谢谢大家！

（2006年11月6日在“神话与民间信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文化多样性下的民间信仰

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 喜饶尼玛教授

中国加入了 WTO 后，如何保护民族文化，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是值得我们思考与严肃对待的一个课题。

中国民俗学家的思考既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又是与世界同步的。自从新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的多样性宣言》发布以来，国际间多次召开保护文化的多样性的重要会议。我国文化部已经规划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各民族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学术界也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有关理论和保护的实际操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在我国正掀起一个保护多民族民间民俗文化的高潮。

在谈到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必须珍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组成这个国家的 56 个民族的民俗文化无比丰富。每一个民族都有对于自己民族文化渊藪的认同，都突出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和与众不同的地方，强调文化的多样性，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与汉族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较，少数民族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脆弱，消失得很快，消失的东西是不可能再造的。我们希望国家非物质遗产保护的专家和在座的学者对少数民族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更多的关注，特别是提高少数民族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对自己的宝贵财富的保护意识和认知。对少数民族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刻不容缓，因为消失的东西是不可能再造的，还中国文化一个全

貌，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在谈到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要谈到中国各民族的神话。各民族的神话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传承悠久、鲜活至今，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不可多得的瑰宝。各民族的神话不仅构成我们步入新时代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成为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祝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承办的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2006年11月6日在“神话与民间信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神话

中央民族大学教务处处长、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白薇教授

尊敬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教授、尊敬的日本明治大学日向一雅教授及各位学者：

早上好！

中央民族大学举办、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承办的“神话与民间信仰学术研讨会”今天召开，我代表中央民族大学对各兄弟院校和科研机构——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位学者表示诚挚的欢迎。特别是对王文章院长表示热烈的欢迎。

在中央民族大学校领导的直接关怀和规划下，我院在硕士点的基础上成立了博士点，我们的民俗学博士点正处于社会需要、国家需要的大好时机，那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不断规范和深化的时候，中国政府正在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保护中华民族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逢此大好契机，在校领导和我校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我们的博士点获得了飞快的发展，目前正在脚踏实地地进行少数民族的节日保护项目，并完成了“211工程”的“十一五”规划工作。我们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音乐学院、舞蹈学院正在进行沟通和交流，将形成一支有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参加的跨学科的研究力量。这样的力量将推动少数民族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展。

在谈到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民间神话和民间信仰是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渗透在民俗文化

事象的各个层面。我想，研讨会的召开及各位贵宾的光临，对于学术层面研究的推动，对于我院民俗学科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借此机会再次对各位领导和各位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各位对中央民族大学一如既往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2006年11月6日在“神话与民间信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民间信仰与神灵世界

——中俄民间叙事中的鬼怪世界

刘魁立

在民间叙事中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情況都会发生，而且是顺理成章，讲者和听者不会感到诧异和难以接受，大家都乐意地、顺畅地、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一或那一过程。而且很少就此发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尤其对于儿童更是如此。这是民间叙事学领域聚讼多年、今后还将继续讨论的、可以各抒己见、见仁见智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要讨论的虽然是虚幻的形象，是鬼，是精怪，但它们在民间叙事的演述主体的心目里，即在讲述者和听众的心目里，往往被看做是存在于现实中的。

—

汉民族在迄今为止的一个很长的时期里，鬼大都是和人死之后的灵魂联系在一起。《说文解字》对鬼的解释是：“人所归为鬼，从人，像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解释较为繁复：

①迷信者以为人死后离开形体而存在的精灵；《正字通·鬼部》：“鬼，人死魂魄为鬼。”……

②祖先，《论语·为政》：“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何晏注：

[作者简介] 刘魁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院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